

史迹寻踪

偏头关与六边长城

□卢银柱



寺沟长城 聂新光 摄

明代称长城为“边”或“边墙”，就其功能和规模而言，可分为“大边”“小边”“二边”等，一般长城的防御体系中存在两道平行或分岔的长城，靠近塞外（北方）一侧的被称为“外边”（即“外长城”），如本文提到的“大边”“二边”“三边”“四边”，而靠近内地（南方）一侧的则称为“内边”（即“内长城”），儒学大家吴道镒在其所著《明史乐府》中称“不曰长城曰边墙”。

大边

1980年，内蒙古乌兰察布隆盛庄镇东山长城旁发现一块石碑，上面记载：“大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岁次丙子四月甲寅吉日，山西都指挥使司建筑隘口，东山坡至西山坡长二千八十八丈，折合一十一里六分，烟墩三座。”这块石刻详细介绍了明长城大边的修筑时间以及规模，是内蒙古明长城沿线发现时间最早的修边题记，为研究明长城修筑史提供了重要线索。事实上，大边在明代位于偏关境内，如今属于内蒙古地区。

二边

明成化初年，山西都指挥使王玺驻守武关，主持修筑偏头关外长城，即二边长城。该长城位于偏关城北，东北接大同镇将军会堡长城，起始点为角墩，随后向西南延伸至野羊洼山，再西行经马头山、好汉山、红门口、水泉堡、草垛山堡、黄龙池堡、滑石堡、马道嘴等地，直抵黄河岸畔老牛湾隘口、老牛湾堡。嘉靖年间，巡抚曾铣主持修筑长城，以丫角墩为起点增修新二边与内边。新二边自丫角墩分叉延伸：一端向西南沿丫角山延伸至高沟底，再上至与柏杨岭西界交接的野羊洼

山；另一端向南穿越河沟，沿柏杨岭阴面延伸至山体中部。柏杨岭中部、新二边南十余米处，就是弘治年间修建的柏杨岭堡。新二边向西连接野羊洼山的老二边，向东连接同期修筑的内边，而内边沿偏关东界向南延伸，出界后衔接宁武关内长城。

登临丫角山远眺，老二边、新二边、内边三条长城以丫角墩为起点曲折蜿蜒，后与柏杨岭长城段衔接，加之东北走向的大同镇长城，形成“一墩四边”的独特景观。这里不仅是中华内、外长城的交会点，更是太原镇与大同镇交界、四边长城相聚的形胜要冲。

隆庆初年，山西巡抚杨巍再次重修长城，加高加厚后奏报朝廷，监察御史宋纁巡视核实后复奏。万历年间，兵宪赵彦久任偏关，兼管宁武、雁门二道，大修边务，广建空心砖楼与隘口望台，使偏关长城成为稳固的防御屏障。

黄河边

二边长城从老牛湾隘口望河楼南折，沿黄河蜿蜒经老牛湾堡、万家寨、桦林堡关河口、寺沟口出偏关境，此段即为黄河边。其中寺沟口段长城为砖包长城，成化初年始建，嘉靖至万历年间多次增筑完善，坐落于黄河东岸的缓坡上，延伸至今河曲县境，再衔接崖壁长城继续向南，经石城、楼子营、罗圈堡、河保营、唐家会、得马水堡、杨勉堡至石梯隘口，之后沿黄河向南延伸至保德县境。

石梯隘口至保德段长城依托险要高峻的崖壁而建，因有黄河天险作为天然屏障，防卫相对宽松，部分地段未筑墙体。丫角山至保德段长城，作为明代太原总兵驻偏关防卫的北界与西界，是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军事屏障。

三边

《三关志》载：“三边在本关东北三十里，起老营石庙儿，至石梯墩，削崖筑地，凡七十里。”三边是明正德年间，山西布政使陆奎，三关兵备副使张凤翔主持修筑的，后总兵李瑾于嘉靖年间续建。经实地考察确认，其东起老营石庙子山，西至偏关城北今新关镇柏坡村西石梯墩。

《偏关志》明确标注，三边“专为内地重隘而设，不系华夷界限”。嘉靖年间，北虏鞬鞞突破偏关北界第一道防线后继续向南进

犯，至三边防线前受阻，骑兵难以驰骋，被明军四面合围，断其归路，最终明军大获全胜。后三边因年久失修，渐被耕牧活动损毁，隆庆议和后更彻底失去防御作用。

四边

明正德年间，三关兵备副使张凤翔主持修筑偏关第四边长城，从而使其与三边形成纵深防御体系。《山西通志》载：“四边在关南二里，东起长林鹰窝山崖，西抵本关教军场……长一百二十里，又于关南五里要路筑堡曰罗汉坪堡。”经实地考察，四边位于三边南部，东起原南堡子乡北场村鹰窝山，西至关河南教军场，与记载完全吻合。

四边沿线堡城林立，自东向西有长林堡、南堡、永兴堡、楼沟堡、罗汉坪堡。其中永兴堡亦为张凤翔主持修建，与四边防御体系相辅相成，罗汉坪堡坐落在关城以南平坦开阔之地，是四边防御体系的重要节点。三边、四边均为夯土砌筑而成，二者与黄河边共同构成了偏关烽火林立、堡寨相望的庞大军事防御网络。

内边

明嘉靖年间，山西巡抚曾铣主持修建内边长城，与外长城相互依托、形成呼应。该长城自老营北丫角山起，南抵长林，东南折向神池野猪沟、利民堡朔州界，迤南折至宁武关大水口、阳方口，复东折经盘道梁至雁门关，后直抵平型关，曲折延伸至紫荆关。

《三关志》载：“（嘉靖）二十三年，都御史曾公铣以参政苏祐、兵备副使刘玺修之，又自丫角而南历老营、野猪沟至八角南界，增筑旧边一百四十里，墙均二丈余五尺……增置敌台二百二十八台，上置屋为间六百八十四。”每年秋季，朝廷便派官军驻守内边，以防云朔虏寇来犯，日久边境形势缓和，遂罢防筑。

偏关境内内边长城主体为夯土砌筑，墙体呈黄色，部分段落保存相对完好，仅老营北史家圪台村段，有一部分由青石条块砌筑的长城，成为内边长城中少见的石砌遗存。内边长城沿线有五眼井隘口、五眼井堡、柏杨岭堡、老营堡、地椒堡等，南至长林堡出界，衔接宁武关境内长城。其中五眼井堡为明崇祯年间修建，初设防守官兵，后多次增加守备兵力，是内边与外边会合处的重要隘口堡寨。

书香一品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人参与的文化实践形式，春节承载着深厚的情感与文化内涵，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发挥着重要的载体作用。

文化学者冯骥才编著的《过年书》（作家出版社出版），不仅为我们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春节丰富多彩的历史背景和纷繁多样的习俗，更是对这一承载深厚民族情感的重要节日所蕴含的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刻思考与独到解读。通读全书，我们得以窥见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中国人的过年景象，于人间烟火中，感受独属于春节的温暖与力量。

《过年书》将春节传统文化巧妙分为“年的感怀”“年的沉思”“年的艺术”“年的思辨”“年的话语”五个部分，犹如五幅绚丽多彩、令人沉醉的画卷，其中收录了《守岁》《花脸》《春节八事》等五十余篇冯骥才关于年的文章和访谈，并配以彩图。作者凭借其优美动人的散文笔法，生动描绘了童年时期中国北方城市天津过年的情景。浓浓亲情在过年时恰如冬日里的暖阳，温暖而明媚，让人感受到春节带来的纯粹喜悦。

冯骥才仿佛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以其细腻的文字描绘出一个充满幸福感的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情调。例如，他提及小时候全家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情景，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传统菜肴，有象征团圆的饺子，有寓意年年有余的红烧鱼，还有香甜可口的八宝饭……全家人一边吃着喝着，一边畅聊过去一年的趣事，气氛温馨而融洽。饭后，孩子们迫不及待穿上红红绿绿的新衣服，跟在大人身后一起去放烟花。书中描绘的每个细节，都让人仿佛置身于那段充满欢声笑语和温馨气氛的童年时光，感受着春节独有的魅力。

冯骥才长期致力于中国民俗文化研究，对春节一直持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春节是中华民族精神一年一度的释放，承载着深厚情感与价值观。春节诸多习俗如团圆、拜年、祈福，让人们在辞旧迎新中传承家族观念，强化民族认同感，凝聚民族精神。他认为春节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标识，从传统仪式到艺术表现，都彰显了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与底蕴，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符号。他认为春节是情感的归属与传承核心是家庭团圆，在外奔波的人此时归乡，亲情得以凝聚升华，这种际别的情感交流与传承，使春节意义延续。

在《过年书》中，冯骥才回忆起小时候和邻居一起逛庙会的热闹场景。庙会上人山人海，各种小吃摊、手工艺品摊、杂耍表演应有尽有，人们摩肩接踵，欢声笑语不断。他穿梭在人群中，品尝着各种美食，欣赏着精彩表演，感受着浓浓的节日氛围。他认为，在现代生活条件下，春节既要传承核心内涵，也要创新形式；既保留传统习俗，又需结合现代生活方式，让春节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冯骥才对春节的这些理解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全书，使读者对春节的理解超越了表面的庆祝活动，深入其文化内涵与精神实质。书中通过民间故事和小人物的视角，展现了春节背后平凡而伟大的情感与价值。

在结构上，《过年书》布局明晰，层次分明。冯骥才通过对春节各个维度的深入挖掘，将春节文化呈现得淋漓尽致。章节间的过渡自然流畅，显示出作者严谨的逻辑性和艺术感。除了对传统习俗的描绘，冯骥才还积极呼应当今社会变化，对当代春节进行了深刻思考。书中写道，随着科技发展，过年的庆祝方式发生了诸多变化，从传统的登门拜年到如今通过手机视频拜年，虽然形式不同，但传递祝福与思念的心意依旧。这本书不仅是对过年的回忆，更生动见证了社会发展，让我们在感慨时代变迁的同时，对未来充满了更多的期待与憧憬。

《过年书》不仅是一本关于春节文化的读物，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思考——如何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实现文化传承。冯骥才对于春节的期待与忧虑，也许正是许多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共鸣所在。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过年书》为我们提供了一方宁静的天地，让我们得以在繁忙生活中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现代生活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年味也在逐渐减弱。《过年书》的出版，对于传承和弘扬春节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冯骥才在书中呼吁人们重新关注春节习俗，感知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倡议将这些传统“抢救”回来。

春节呈现的璀璨光彩

□甄有山

惬意时光

浪漫元宵

□吴国荣

新年的钟声犹在耳边回响，元宵节的脚步即将悄然而至，民间有“年小月半大”的说法，一直以来在国人心中，只有过完农历正月十五，才算真正落幕。这一天，所有活动的主题强调一个“闹”字，张花灯、放烟火、猜灯谜、耍狮子、舞龙灯、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人们载歌载舞、尽情狂欢，闹出的是红火气氛，闹出的是新年吉祥。与跨“旧年”时的阖家团圆守岁不同，这种“闹”更接近集体性，是新年里第一次接近狂欢属性的大规模集体活动。这也意味着“年”的结束，人们又要进行新一年的生产生活，重新回到社会秩序中去。

历代文人墨客多以元宵节为创作主题，将“天人合一”与“返璞归真”作为自己追求的审美境界。唐代诗人张说曾赋诗赞曰：“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寿春。”该诗把元宵节京城百姓赏灯的情景描述得惟妙惟肖。唐代诗人崔液《上元夜六首》其一云：“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诗中虽没有正面铺陈元宵盛况，却于字里行间展露出家家户户欢乐愉快、兴高采烈的心境。

宋代元宵赏灯习俗较为盛行，陆游《十二月一日》中“儿孙春日傍，女剪上元灯”一句，印证了宋时剪纸制灯是闺阁女子需掌握的技艺，且大家会提前开始制作，以备元宵灯节玩赏之用。范成大亦有诗云“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影灯戏”，生动展现了当时元宵佳节不仅能观灯赏景，还可以看到歌舞社戏的盛况。

元好问的《京都元夕》曰：“袺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将孩童的嬉戏打闹与长者的闲适愉快刻画得淋漓尽致。明代唐寅《元宵》一诗盛赞佳节：“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似玉灯，元宵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耀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精准描摹出乡村村女在迷人的元宵之夜心花怒放喜悦情

怀。明代的元宵节是城市公共性表现最强的节日，京城百官放假十日，在东华门外形成灯市，卖灯的商贩、买灯的顾客、观灯的游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凡。到了清代，元宵灯市依旧热闹，京城从农历正月十三至十六灯火通宵，“金吾不禁”。

充满诗情画意的元宵节，从“月圆人圆”的寓意来看，堪称中国最古老的“情人节”与“姻缘会”。在封建社会中，闺阁女子平日多深居简出，唯有过节时可结伴出游，元宵节赏花灯便为未婚男女相识传情提供了绝佳契机。历代诗词中，不乏借元宵节抒发爱慕之情佳作。

北宋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词作语言缠绵缱绻，颇具民歌之风，上阙勾勒出未婚男女借元宵相会的浪漫场景，花灯、游人、明月、柳梢，构成唯美意境，下阙则抒发对旧日情人的思念之情。女词人朱淑真的《元夜》写道：“火树银花触目

红，揭天鼓吹闹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朦。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诗作描摹出情人元宵相会时的复杂情绪，是我国古代描写爱情生活的佳作。

最具代表性的恐怕就是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词末句将上阙铺陈的灯、月、烟火、笙笛、社舞等元宵盛景，皆化作衬托意中人的背景，把元宵夜爱情的浪漫与怅惘推向极致。此外在传统戏曲中，陈三和五娘也是在元宵节赏花灯时相遇一见钟情，乐昌公主与徐德言在元宵夜破镜重圆，阮大铖的《春灯谜》中宇文彦和影娘在元宵节定情……一个元宵节，上演了几多浪漫的故事，成就了无数良缘美眷，可以说其俨然就是中国的情人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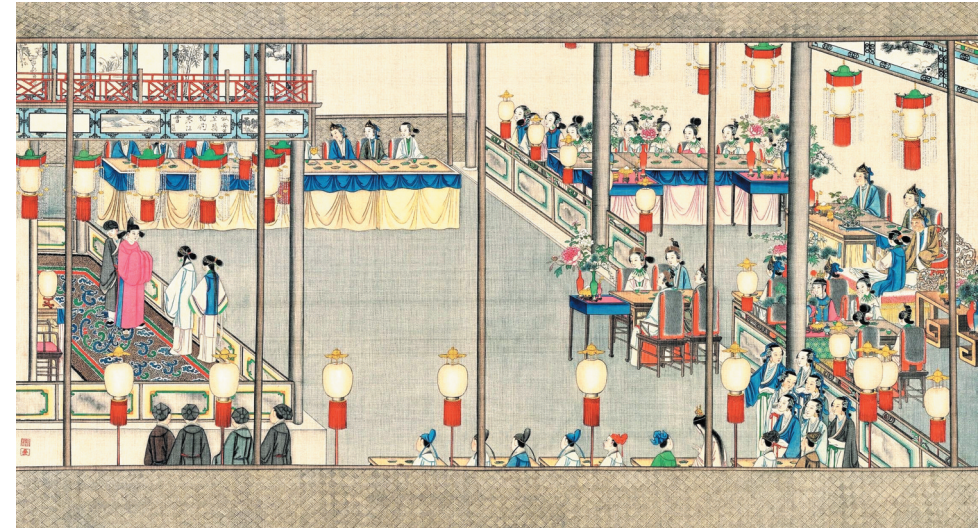
漫漫几千年，元宵佳节始终是中华民族岁时文化中最具烟火气与浪漫感的符号。文

人骚客以灯为媒、以诗为笔，将对理想人生的殷切期盼、对国家安宁的美好祝愿，融入一篇篇元宵诗中。这些诗篇如回旋往复的乐曲，在各种情愫下绵延不绝，抒写着作者心灵深处的温情与向往。

元宵节内涵博大精深、文化底蕴深厚、形式精彩纷呈，过一次传统元宵节，仿佛沉浸式品读一部鲜活的民俗百科全书。与除夕、春节、中秋节等传统佳节相比，元宵节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质。除夕守岁、春节祭祖、中秋赏月，皆以家庭为单位举家欢聚，且因承载着祭祀祖先、礼拜神灵、祈福纳祥的使命，氛围中多了几分庄严与肃穆。而元宵节则自诞生之初，便镌刻着“社会解禁”“人性解放”“情绪释放”的基因，“浪漫”与“狂欢”是其不变的核心。元宵节讲究官民同乐、普天同庆，这在封建社会尤为难得。北宋《东京梦华录》载：“（元宵）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竿……宣德楼上，皆垂黄帘，帘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执黄盖，掌扇，列于帘外。”在元宵节，人们可以从严苛的礼教秩序中暂时脱离，恣意玩乐，欣赏百戏灯火，与君王近距离接触。

传统社会的元宵节是城乡重视的民俗大节，体现了中国民众特有的社交娱乐特点，到今天我们依旧需要这样一个仪式，来激发热情、振奋精神、沟通情感，安放心底的热忱。点灯火、赏花灯、猜灯谜，延续着千年民俗的烟火气；耍龙灯、舞狮子、扭秧歌，在欢声笑语中释放生活的疲惫。对于素来内敛、鲜少情绪肆意释放的中华民族而言，闹元宵更是难得的放纵契机，能够鼓舞人们以昂扬姿态面向新年新的生活。

“三五良宵，花灯吐艳映新春；一年初望，明月生辉度佳节。”这副流传甚广的元宵对联，道尽了人们对新一年生活的美好期盼。愿我们在这个兼具烟火气与浪漫感的日子里，放飞喜悦、纵情欢畅，在节日的欢愉与传统文化的氤氲中，触摸藏在千年民俗里的浪漫、和谐与幸福，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张瑞欣 作